

新體詳註

第四冊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訂詳 古文評註全集 卷八

渠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珙商侯 選評 嶺南曾 潢雲士 全訂
上元黃 越際飛 龐雲燦瀧洲

待漏院記

王禹偁

漏玉漏也。欽天監有銅壺滴漏之制，所以定時刻也。待漏院者，宰相每朝尙早，則於此院待漏，盡門啓以入朝也。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品衆也。亨通也。四時春夏秋冬也。吏謂四時有勾芒祝融蓐收玄冥之神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此記以勤爲主，而先以天道陪起聖人。若曰：人君猶天也。天何言哉？然天不言而品物何以咸亨？歲功何以告成？非天自爲之，有四時焉，若爲之吏，有五行焉，以爲之佐。代天以宣通其氣，故無待於言。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

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

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與人主講論天道，理者六卿六部尙書爲正卿六部

侍郎爲亞卿，謂聖人又何言哉？然聖人不言而百姓何以親睦萬國？何以咸寧？非聖人自爲之，有三公焉，調變其陰陽，有六卿焉，分敘其政事，代聖人以彰布其教，故無待於言。

是知君

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

是以君端拱於九重，逸於上，臣奔走於百職，勞於下。此雖君臣自然之義，亦所以法乎天也。此總結上文。古

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

咎音皋。皋陶與夔皆舜臣。名房玄齡。魏徵皆唐太宗賢相。此句包數代相臣在。

內謂古之善治天下者不一。君善相天下者亦不一。臣自虞舜之皋夔以至唐之房魏。其人可歷數也。

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

人見事功彪炳。以爲德有獨隆。不知皆由於不敢自逸。惟勤是務耳。此就點出宰相。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

宰相乎。

借勤字立論。要見勤政乃人臣之常事。不獨宰相。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

鳳門之右。

點出待漏院。示勤政也。

以上言宰相當勤。以起待漏院之說。蓋待漏取其早入有勤意也。按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待漏及晨而後

趨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

曙音樹。天將明也。煌煌光明也。謂待漏之說。朝廷有

其意。宰相行其事。所以北闕將曙之時。東方未明之候。相君即於此時趨朝。其在途之燈燭。猶如火城。按李肇國史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

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

相君至止。噦噦鸞聲。

噦音晦。車鸞聲及相君將至此。院而車聲之噦噦猶如鸞鳴。

金門未闢。

即銅壺漏猶滴。

撒蓋下車。於焉以息。

撒音徹。除去也。蓋傘也。此言待漏之所以名。

待漏之際。相君

其有思乎。

相君待漏之際。能有所思乎。此相君待漏之意也。以上寫相君入院之景。用一思字引起下一正一反意。

其或兆民未安。思

所泰之。

百姓未得飽煖。則思博施濟衆。而使其處於宴安。四夷未附。思所來之。

四夷未及歸附。則思修德而使其感化來朝。兵革

既用轉思
用何將
字我將
字願將
字願將
請字願將
容宰相

之思

未息何以弭之。兵革危事也將何以為止息之方

田疇多蕪何以闢之。田疇國賦所從出也將何以為墾治之法

賢者在野我將進之。賢者國之寶也則思薦用朝廷使無遺恨之嘆

佞人立朝我將斥之。佞人國之賊也則思斥逐遠方

母貽國六氣不和。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

災眚薦至。如日月薄蝕之類薦至迭至也願避位以禳之。恐己德不稱其

位故避位以讓有德以祈消此災戾也

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釐治也謂五刑未能棄

置而不用由於欺詐日生是亦相君之咎也則思請修主德以釐治之

憂心忡忡待旦而入。惟所思如是則憂國之心忡忡然欲待旦而入矣忡忡憂貌

九門既啓四聰甚邇。迨九重之門既啓則天顏咫尺矣九者陽數之極故天子所居曰九重四聰者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

相君言

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爽。災沴不生國以清平矣

蒼生以之而富庶。各安其業民以殷盛矣

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寫賢相所思之善而有獲寵之理是正意

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非關國家之大計而為一己之私仇如有未復者則思逐之以洩恨

舊恩未報思所榮之。貧賤而受小惠者則思榮之以明感

子女玉帛何以致之。心之所好何以不求而自致

車馬玩器何以取之

意之所適何以使之為我有

奸人附勢我將陟之。陟升也奸人附勢以趨我可為異日之黨援者我則陟之而加其位

直士抗言我

對上又
變一意
絕似奸
臣舉動

私心惱
與上憂
心忡忡
二句對
照就見
忠邪之
分

將黜之。黜廢也。直士抗言以諫我而為今日之忤意者我則黜之以廢其職。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

農時之早澇宜慮念也。雖上有憂色務造作巧言以悅之以恣上之縱欲如晉桓玄登御座而牀忽陷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之類是也。

羣吏弄法。君聞

怨言進諂容以媚之。弄法自多怨言務進諂容以蔽君之聰。

私心惱惱假寐而坐。私心私自忖度惱惱瀾漫也。假寐不脫衣冠而睡也。

九門既開。重瞳屢回。重瞳目中雙瞳也。九重之門既開入而朝見顧後瞻前無所不至。

相君言焉。時君

惑焉。以諂言日至時君為之蠱惑。

政柄於是乎隳哉。政權下替隳音灰。

帝位以之而危矣。君位傾危若

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此段寫奸相所思之不善而有取禍之理是反意蓋若李林甫一輩也昔秦檜晚年

嘗一夕秉燭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天佑忠良固如此然亦可見奸臣心腸所早作夜思者誠有如元之所言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

此四句結上一段言宰相關係之重以示當慎

復

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

旅衆也謂衆進則進衆退則退也。

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

無所取焉。

前兩段忠奸分別矣然亦有居是位至是院者既無善政之可譽又無敗政之可毀而漫無主持一無所能不過隨衆以為進退是惟竊宰相之大位貪宰相之厚祿備

宰相之顯員絕不以天下國家為意只以求全其一身而已又何所取以至此院耶此五句曲盡庸相情狀

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王制棘木之下又周

官所謂王外朝之左棘九卿所居

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謂文既成因署其職稱其名以請誌於院之壁用爲執政之待漏於是者規焉則後

之至是院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過商侯曰通篇出力只寫一勤字勤字下得好正與待漏待字恰恰相登相登有恩亦是待漏時所必有之想寫得森嚴可畏有體有裁宜與溫公諫院題名記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

今湖廣黃州有黃岡縣其地多產竹

大者如椽

竹之大者猶如屋椽

竹工破之剝去其節

剝音枯剝也謂剖去其竹節也

用代陶瓦比屋皆然

比音祕連也

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陶燒瓦之密謂以竹代瓦

人家無不盡然以其價少而工用省也此處先點竹瓦

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

隅角也堞音牒雉堞城上女牆也圯傾覆也

藁莽荒穢

藁莽草盛貌荒穢荒蕪穢汚也

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

月波樓名在府城上亦王禹偁所建此處便點竹樓

遠吞山

山光射入樓中若遠吞之

平挹江瀨

挹引而取之也瀨水流沙上江瀨上接樓影若平挹之

幽闐遶

遶音隙寂靜也遶遶深遠之意

不可

具狀

此總寫樓外所見之影在山川上言

夏宜急雨

有瀑布聲

瀑音僕懸崖千仞飛流湧散如曳布然謂之瀑布

冬宜密雪

有碎玉聲

下雪如玉屑之霏霏此二宜論天時之景

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

碁子聲丁丁然。丁音爭伐木聲言子聲如伐木也。

宜投壺矢聲鏗鏘然。壺圓器壺去坐二箭許人以竹矢投入其中以決勝

負此主人與賓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鏗音爭金聲此四宜論人事之景皆竹樓之所助也。
寫樓中所宜俱在聲音上取蓋有聲之物遇竹相應其聲倍佳故爲竹樓

之助。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氅音敞鳥羽也王恭時乘高輿披鶴氅裘行雪中人以爲神仙華陽巾高隱者所戴之冠。手

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從容自在一切俗念都消。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

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酒醒茶煙歇。茶熟送夕陽。日落迎素月

月出亦謫居之勝槩也。謫音責謂得罪降罰也看他寫登樓佳趣全在樓外所見若說江山之勝則上文已有遠吞山光二句礙難再敘虧他用江山之外四字

提出生出無數妙景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齊雲樓名五代韓浦所建落星亦樓名井幹麗譙華則

華矣。漢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尺麗譙亦樓名魏帝所建幹音寒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

不取。謂四樓雖是高華止可爲妓女歌舞之地皆無足取以明竹樓韻致絕不易得騷人詩人也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

稔。稔音忍穀熟也古人謂一稔年爲一稔取穀一熟之義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又從竹瓦上發議作結言外有隨遇而安之意覆去聲蓋也噫吾

以至道乙未歲。至道宋太宗年號自翰林出滁上。元之爲知制誥因議丙申移廣陵。

意思何等脫俗

廣陵即揚州。林遷也。丁酉又入西掖。至真宗登極復召西掖中書省也。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歲除即除夕也。

齊安即今湖廣黃州府。己亥閏二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敘數年履歷之勞苦。未知明年

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雖達者之言讀之亦覺愴然。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

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寫竹樓未遽朽壞。無意於安排。攝道而自往之於景象之外。祇覺飄飄欲仙。

過商侯曰。冷淡蕭疎。無意於安排。攝道而自往之於景象之外。祇覺飄飄欲仙。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岳陽樓在湖廣岳州府時以滕子京修樓范希文作記蘇子美繕書邵竦篆額號稱四絕

慶曆四年春。慶曆宋仁宗年號。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謫音責降爵曰謫。巴陵即岳州。滕宗周字子京。慶曆中以司諫獲罪謫為巴陵。

守謫字便留下。越明年。越過也。明年。謫守之次年也。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言到任未久。政事通達。人言和順。百凡廢弛之事無

不舉。舉一起最要。先書此句敘其政事是作記正體。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修岳陽舊樓兼增岳陽舊制則樓之勝前可知。刻唐賢

今人詩賦於其上。刻唐人詩賦并刻今人詩賦則詩賦之多可知。屬予作文以記之。此段敘重修岳陽樓並作記之由畢下斗

四字方
是洞庭
景色

然放筆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先以一筆提起點出洞庭生發

蕩蕩橫無際涯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北浩浩水大貌湯音商流蕩貌未論樓中之美麗而竊觀巴陵最勝之狀極於洞庭一湖而湖面之大殆不可測第見遠山不

知其幾而湖若啣之長「不知其極而湖若吞之其水之大浩浩然其流之激湯湯然寧有極際涯岸乎」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朝則日出而含暉夕則日入而

疑陰時暉時陰其氣象之變幻蓋有萬千之不同此言其景之常也下文景之變景之佳皆自此生出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

述備矣次以一筆結住前人之述指所刻詩賦言謂洞庭大觀已盡前人詩賦中不必重述然則北通巫峽蜀地南極瀟湘楚地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暗照覽物之情得無異乎遷客遷移之客騷人詩人也謂不必更述岳陽之勝槩而

但論洞庭之廣遠北直通蜀南達平楚其道里之廣遠如此故遷客騷人或來或往會集於此者甚多既多會於此則其中君子小人不一而觀覽之情得無以景物之變而有異乎此起下文悲喜二意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淫雨久雨也謂樓外之景物不一試就霪雨連月言之則

見陰風狂橫若怒若號而濁浪上湧勢若排空此是朝暉夕陰變景日星隱曜仰視日星之光曜為之隱而不見山岳潛形俯瞰山岳之形勢為之潛而若

無商旅不行檣傾楫摧檣音嚆帆柱也傾倒也楫同楫槳也摧折也謂商旅顧此洶湧絕迹而不敢行甚至久泊不行之舟亦皆倒其檣折其楫薄

暮冥冥虎嘯猿啼至於薄暮昏黑一望冥冥亂山之中虎亦嘯猿亦啼異類聲喧氣象陰慘如此登斯樓也則有去國

此從氣
象萬千
中再發
一段和
媚氣象

懷鄉憂謔畏謔

又照子京

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吾知遷客騷人之登斯樓也胸中已先有去國懷鄉

之思既憂人之謔我又畏人之謔我而此行不知何所更加樓外之滿目蕭然安有不感極而悲痛者哉此言衆人覽物之情而悲者伏下不以己悲句生出憂字

至若春和景

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

潛行水底曰泳

岸芷

汀蘭郁郁青青

沙鷗水鳥錦鱗魚也芷蘭俱香草水際平地曰汀郁秀貌青音精盛貌謂樓外之景物時變試就其春和景明者言之則見其波平瀾靜無驚人之狀水天

之光不分上下而一色同碧萬頃相也沙鷗乘此和氣飛止自由錦鱗乘此和氣游泳自如岸有芷汀有蘭郁郁而秀美青青而茂盛是朝暉佳景也

而或長煙一空

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

八字是記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若爲之一空月出皓然流照千里當其水動浮其光則若金之耀於上少時水靜定其影則若璧之沈於下漁人驚此幽景此唱彼和互爲酬答其氣象之可樂爲何如是夕陰佳景也

登斯

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况遷客騷人多才易感其

登斯樓也有不心曠神怡而以朝廷昔日之謫今日之辱兩相忘者哉吾見其把酒臨風喜氣洋洋者矣此言衆人覽物之情而喜者伏下不以物喜句生出樂字

嗟夫予嘗求

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

二者指前悲喜二端謂以樓外之陰雨爲悲晴和爲喜常情雖然也予嘗求之古來仁人其用心獨

有異於常情此何故哉上二段寫衆人悲喜只是生起古仁人此一段正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吾知在常人則有悲喜在仁人惟有憂樂而已同一樂也

勉昂子
京亦已
至矣

希文少
時誦此
二語大
負人望
世亦重
期之而
參知政
事不知
識者恨

動於物則爲喜而仁人不然同一憂也出於己則爲悲而仁人又不然此見古仁人用自與遷客騷人不同已下又推出一層是文中主旨居廟堂之高則憂其

民。謂所憂可樂不在一己而在天下故出處是一致。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當其遷

離君左右不能盡匡救之力則憂。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是進而廟

在君若時解作隱逸憂君何爲耶。無時而樂矣此從悲喜引出憂樂見登樓之人品心地相去無算如此。其必曰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謂非獨有憂也憂亦天下之所共憂顧天下味不知憂

共樂但天下已樂而安不忘危圖其萬。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指古仁人謂必如斯人

全然後樂之耳此古仁人之用心也。爲悲喜則我將何所歸哉。方爲吾所欣羨若舉世無斯

人而皆如遷客騷人隨物以。過商侯曰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尤妙在人後憂樂一段見得惟賢者而後有

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不以樂而忘此雖文正自負之詞而期望子

京隱然言外必如是始得斯文本旨。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嚴先生諱光字子陵本姓莊因明帝諱故姓嚴東漢光武卽位詔求得之欲拜諫議大夫不受隱居釣於富春山人高其義因爲立祠文正公守是邦爲之構堂作是記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

總出先生光武

相向以道。

先生稱子陵也光武東漢帝劉秀也光武微時與子陵相識故曰故人相向以道言平素

彼此以道相向也道字包下文節字禮字在內先用此四字總贊爲一篇之綱下逐段反覆分贊

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

光武行至鄱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奏請遂即皇帝位按高祖至光武合二百四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又有二十八將

皆應四七之數漢以火德王故光武中興是謂重握赤符六龍者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亦云即位爲天子也此字指應運而興言

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

贊光武上

惟先生以節高之

贊先生下半句是主謂赤符乘龍使億兆皆臣妾於我見帝半句是賓

武以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

比之伯夷爲下貪夫廉儒夫立句伏脈

泥塗軒冕天

下孰加焉

贊先上上

惟光武以禮下之

贊光武下半句是主謂帝與子陵共臥子陵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

帝笑曰朕與故人戲子陵共臥耳故曰動星象歸江湖謂憲富春山也先生既不受祿而歸隱江湖清比伯夷之聖視軒冕如泥塗天下莫能加也惟光武獨以故人之禮下之此是光武向先生以道者

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

引經證先生

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引經證光武蠱屯俱

易經卦名上九初九俱易經爻辭謂先生以下而傲上光武以君而下臣舉動無乃不經乎非不經也觀於易而可知矣在蠱之上九有不事王侯之句以先生所行準之卦義豈非有合乎在屯之初九有

以貴下賤之辭以光武所爲擬之卦義豈不相類乎此兩引易所以證其合於道而非苟爲者

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再贊先生光

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

再贊光武謂先生之心本極高明不能名言即名言之吾見其出乎天地之外此是推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本極廣大不可形容即形容之吾見其包

其所以相尚之由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互贊先生光武

微光武豈能遂先

生之高哉

互贊光武先生謂光武之大先生之高成之也使無先生一段高瞻之氣光武雖欲見其大而不可得先生之高光武之大成之也使無光武一段容納之量先生縱欲

顯其高而亦不可得此言相尚處正所以相成然意側重在高一邊歸結本題故以一正一反出之

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

名教也

謂先生之高不但自成其高也而能使天下之人見先生爵祿不能動其心帝王不能奪其氣雖貪夫亦自愧而知廉懦夫亦自奮而思立况不貪不懦者哉是先生大有功

於名教也爲之立祠不亦宜乎此獨歸到先生一句結住

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

四家以奉祠事

記作祠堂始於此復者謂免其後人之租徭使得奉祭祀之事

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泱泱水流貌言其清風與山水並留千古按范希文作此記李太伯在坐謂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

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

過商侯曰題目只是嚴先生卻以光武對講正爲先生占地步字少意多筆力老健言入題釣臺詩云卓哉嚴子陵可憐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密說特遠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公字君實相哲宗改新法以天下爲己任遼人相戒不敢犯邊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位太師進溫國公諡文正宋朝推爲賢相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諫無專責則所言亦無定式看他一起乃作如此起

豈非巖之筆漢興以來始置官前此無官自漢始先生曾作歷代通鑑如此筆真有子長之能夫以天下之政四海

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凡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惟諫官始能言之萃聚也其爲任亦重

矣此一段先說諫官如此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無所不盡

言又一時不能事事盡言故其中宜有氣擇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止計言之是非不顧己之功罪此一段接說爲諫官者不宜輕忽爲去聲下同

彼汲汲於爲名者猶汲汲於爲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謂諫官本無利然最易犯名故文從

爲身謀句上分出爲名爲利二種原相去不遠天禧初真宗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見責無可貸此先記諫院

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於版次點出題名來歷光恐久而漫滅以木板易於朽壞嘉祐

八年仁宗刻著於石自述易版爲石之故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

題名關
係前重
由有褒
貶由後
言之懲
勸懲有

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某也。指名而議尤使嗚呼。可不懼哉。究竟以名為勸戒。但汲汲

定有不可掩若汲汲為利者。毋待論已。

過商侯曰。非但筆霜凜冽。看其老成持重。渾渾乎有忠款餘思。故詞不煩而簡嚴有體。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公諱仲淹字希文慶曆中參大政謚文正此一起先記人平生好施與。五字提綱得史遷法擇其親

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次記公之天性是時未有田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

畝。負郭謂近城郭者稔音熟也號曰義田。此段敘置義田之由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

嫁娶凶葬皆有贍。謂日與人米一升歲與人縑一疋嫁女者與錢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此段敘義田

給與規模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收納在冬出給有度各隨其時族之聚者

九十口。合親疎而言其族屬如此之多歲入給稻八百斛。每歲所入可給之稻有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

聚。以所入之八百斛給所聚之九十口沛然有餘而無窮。沛然言多也歲給有餘蓋出以時而收於冬循環無窮盡此分給之法已畢下又別詳二語屏

提一句
追敘

此見公
志不在
溫飽處

引證作
襯文不
單薄

而家居俟代者與焉。凡入仕而家居待缺者與其所給之數仕而居官者罷莫給。仕而在官者有祿食矣故罷其

所始加此此其大較也。是其所給與人之大數可較初公之未貴顯也。謂公未貴顯

時嘗有志於是矣。嘗有志於施與之事而力未逮者二十年。公生三歲而孤家貧故有志未逮凡二十年此重記公未得志

時欲得置此而為西帥。時西夏趙元昊僭逆公為陝西及參大政。後召拜樞密副使尋改參知政事在

府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謂始得藉俸資置義田以遂公給之志此重記公得志始有此田公即歿。年六十四

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其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皆賢子孫也純仁宋元祐初右相諡忠宣才能施仁行義修明其前業繼其前志如

公之存也。一如公之存且此再記公雖位充祿厚。公位充政府而祿賜尤厚而貧終其身。本傳記其

喪母時尚貧終身宴賓客食不重味退視其私妻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平昔以道德為富子僅給衣食則其貧終身不改豈富貴所能淹哉

具子無以為喪。不蓄私財至無以給喪事之用况營田產以待其子乎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

已。本傳云臨財好施意豁如也惟獨以施貧活族之義昔晏平仲敝車羸馬。齊晏子平仲名嬰為齊大

夫乘敝壞之車御羸瘦之馬羸音縲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齊君有祿賜而車馬若晏子曰自臣之

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父族爲尊故周之者厚其出則乘車而不徒行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母族

次之故周給其家使無不足於衣與食而已妻之族無凍餒者。妻族又次之故周之者不至於充足但使不凍寒而飢餓齊國之士待

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泛言齊國士類則非親族矣其貧而待其周給然後舉火而炊者有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

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廣其施與不私所有是乃彰顯君之賜也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

子。觴盃屬卽罰觴也由是齊侯乃以晏子之酒觴桓子失言之過予嘗愛晏子好仁。錢公自謂我嘗觀此事愛晏子好施與以爲仁也齊侯

知賢而桓子服義也。桓子受觴不辭是服晏子之義此段先相發議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

有次第也。更深贊一層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

曰親親而仁民。親吾之親而仁及於民之疎者仁民而愛物。民貴而物賤故民言仁而物言愛晏子爲近之。晏子

施與之等級實近似於此此段又精發議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

之。其規模如前所敘實可垂遠可舉而行又過於晏子之仁此段援引晏子而言其義結到文正公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世有美職位列三公享

萬鍾祿。受君賜俸祿萬鍾其邸第之雄。其邸舍中雄壯莫及車輿之飾。車乘輿輪飾美可觀聲色之多。歌童

此段即評其義而美之見

又引孟子爲證